

庫子銷夏記卷六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帶批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陝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萬曆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壓碑中斷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
跡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
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呂為
律呂及有方細摹字而知其妙也董元宰云智永
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
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
文敏六體千文惟楷書純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參
合為之遂為古今之絕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
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

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
為唐初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于開皇六年齊
已久滅而張公礼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
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
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當
時車馬填集碑下氊榻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

代王昶超翻刻之止存其郭廓耳今觀此本珠圓
玉粟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恐世無
二本昔宋人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
時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錄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
題曰相王旦書額者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
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
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搨字
已不全雖神彩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

一本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
賈蓋欲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
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
剛柔内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
至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
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尔映發
初刻更不知何如耶

虞世南破邪論

永興小楷予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舊有跋

云虞永興書師智永然永書絕綿密虞加之以秀
朗遂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
拓本與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
而筆致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絕構也有唐三
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
為第一

集按張丑真蹟曰錄云虞永興小楷破邪論真跡在王元馭閣老家風流蘊藉品在廟堂碑墨本上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
以為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尔雅非永興不能
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

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
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
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圓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
書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
者余得之故太保吳國華家聞太保讀何允朗集
謂此碑之妙生平止于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
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河南所書睭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略同而
同州饒骨慈恩饒韵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
驚雷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
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九年庚戌出
為同州刺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
夔州三年戊午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
矣安得復與書事盖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
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實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
存亡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

褚遂良雁塔睭教序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
雁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
五日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
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書此自同州召還後筆稱臣者以御
製文非奉敕書也

褚遂良倪寬贊

倪寬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道古予未見古刻
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句勒上石者金壇
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閣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跡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勾妄邪說耳固知予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動永徽中公奉旨書一百卅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艸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驟二王而微帶章艸風神瞥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敕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僧懷仁聖教序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中人習以書誥勅士大夫不學之也趙子固云其中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為可惡子固深于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瓊璧收藏家

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
有著金石史者謂聖教序較之定武蘭亭相絕千
里可為噴飯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
真定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亭第
一妙跡不特此也即宋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
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
者人能學一分即有一分之得力無不卓然大雅
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人吳通微号能
書者亦受此累况其他乎黃長睿云學弗能至自
俗碑字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輒俗使學

蘭亭者有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言矣余初得
一不斷本繼於故內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纖毫
畢具蓋唐搨也秦人王文含見之歎不釋手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
臨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
碑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
致生動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

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
唐人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
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
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
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
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薦論附
錄之

六月十三日閱唐諸帝王碑於懸車堂時久旱不
雨東齋花卉皆槁家人自東安鄭庄來言皆赤地

也愀然有卒歲之憂矣然是日諸老冒熱有事郊壇予以病老偃卧于茅茨之下而又預計飢食焉豈可得乎

睿宗景龍觀鍾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儒生知其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雜如大小隸即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况楷豈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遺迹耳

集按宋人唯識解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

隸殆亦學步仲璇者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道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

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惡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
令人欲唾此碑豐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
縣令取其石脩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藏
舊本

元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
元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
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竄得意
筆王元美云予嘗登太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
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